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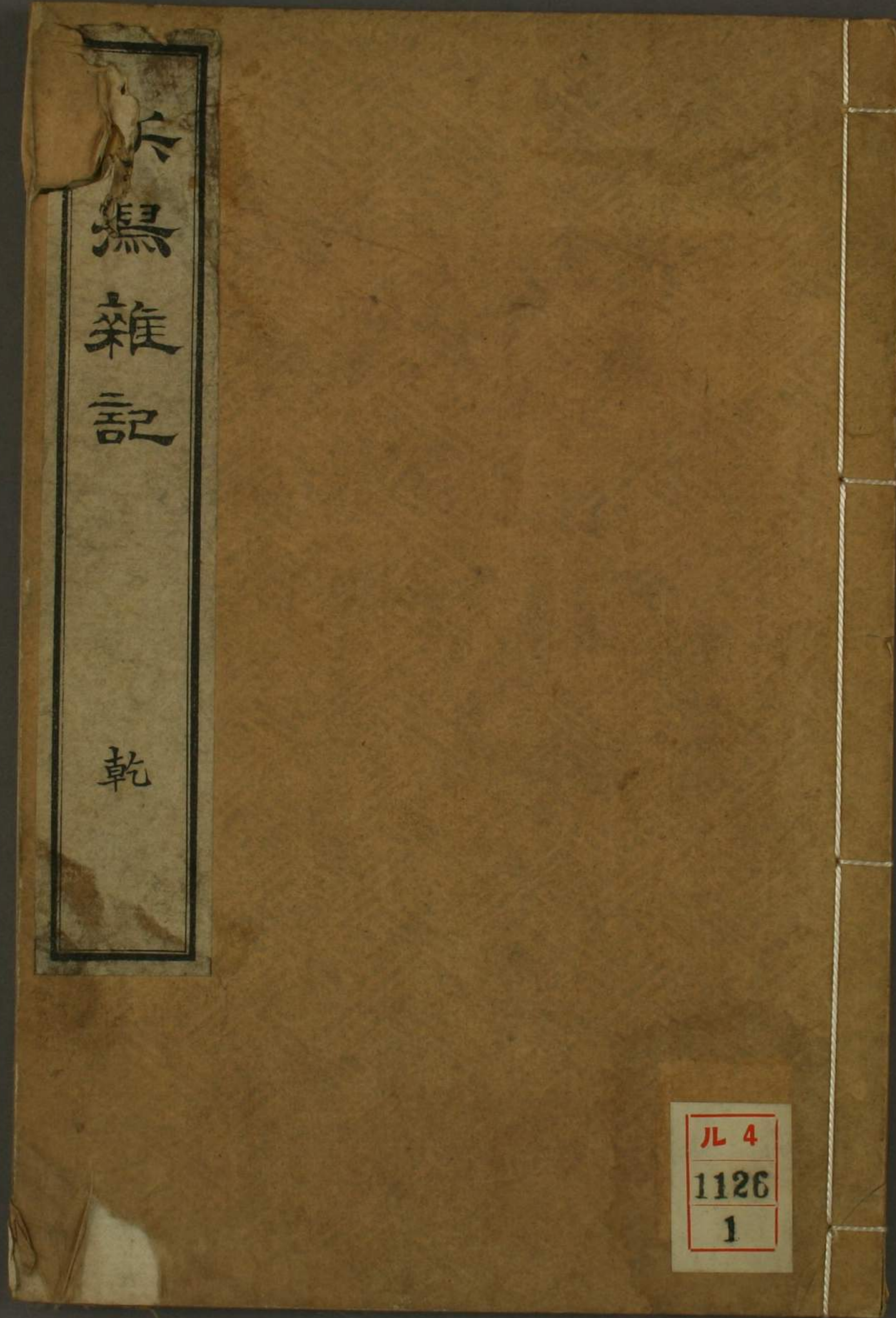
15

B

17

18

19



新  
編  
雜  
記

乾

ル 4  
1126  
1



JAPAN

TAIPEI

1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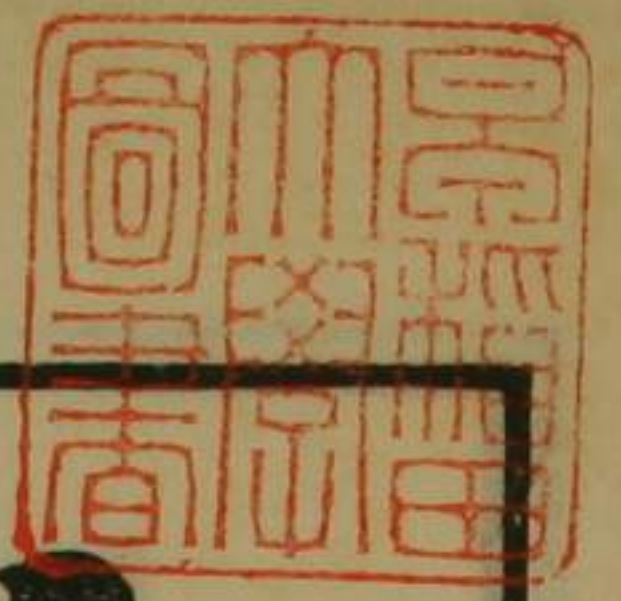
門 呂  
號 1126  
卷 1-2

岡田有邦著

新潟雜記 全二冊

櫻井氏藏版

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七日  
市川隆吉氏寄贈



花前日  
醉遊



寸圭 鳥區 閑霞 圖



乙亥八月

桂洲居士信平



二

甲申鞠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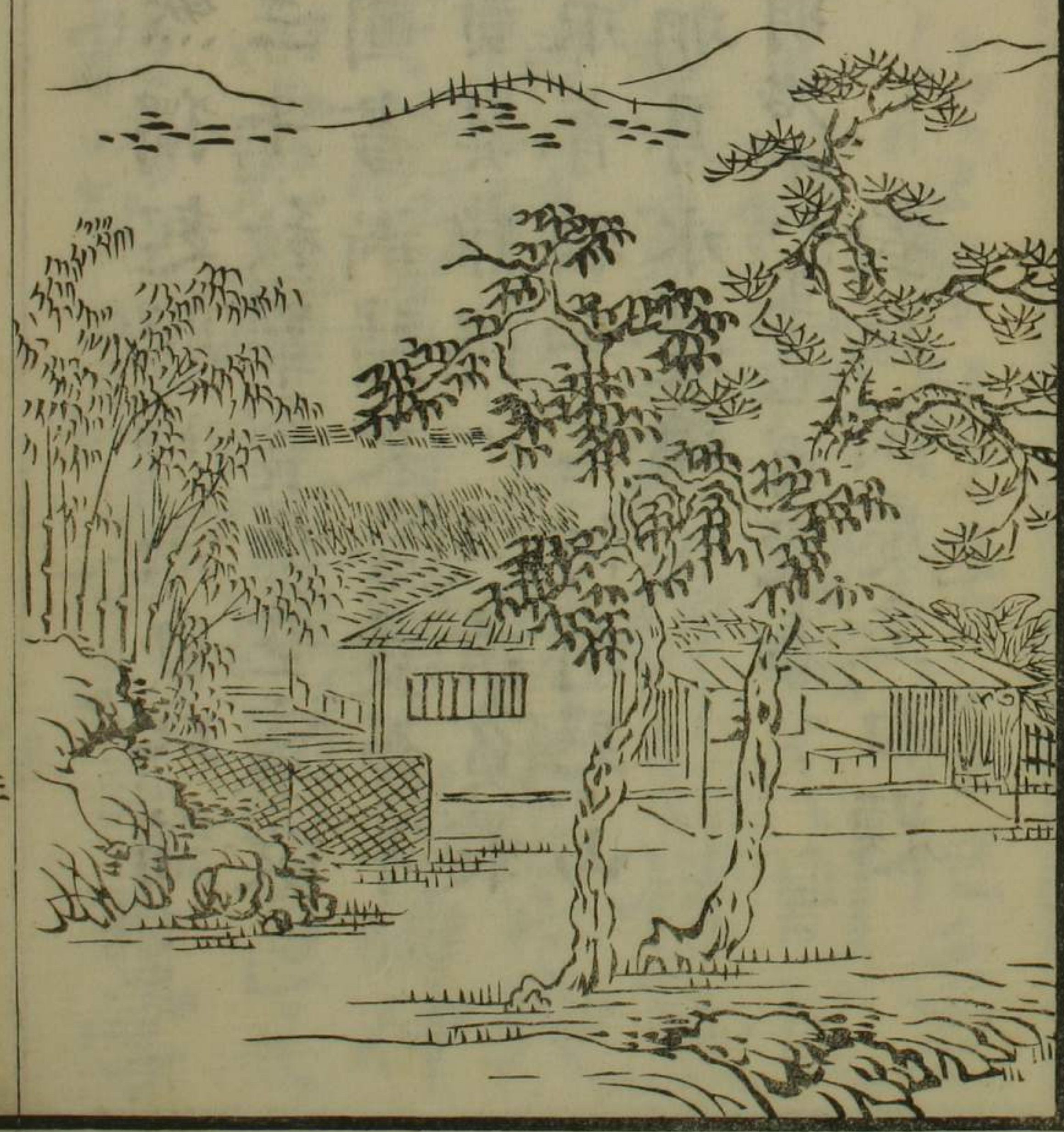
耕山岡田有邦先生

學侯王仁秀書





對路園  
 實圖  
 乙酉夏月  
 為  
 耕山大  
 於新  
 於新  
 於新  
 通寫  
 謹





卓然獨起脫時流。自比謫  
仙三十秋。筆食屢空寧改  
樂圖書。漸積更忘憂。百年  
富貴真難得。一日清貧最  
易求。青眼平生何所見。山  
端明月水邊鷗。

明治十八年乙酉晚春

對鷗閑處主自題

不為田。不為林。著新法。雜記三卷。  
以遺年。且請款云。法。法。則。風。  
俗。之。治。世。事。至。之。花。柳。之。情。態。  
纖。毫。細。詳。且。如。親。在。其。地。  
目。擊。其。生。狀。筆。力。駿。逸。伯。仲  
靜。軒。而。宛。轉。活。活。則。百。之  
不。可。及。也。於。此。吾。心。其。為。學。



也。若詞章。則特長。古之  
官。暇。以。志。筆。來。出。獨。不。之  
宵。乎。

明記十八年六月

津齋井部元頌并出



新鴻雜記序  
山人說山水客話水者各言其所自得  
而已。豈傍人之所能解乎。予飛驒之山  
人也。飛驒之為困也。攢峯擁四境。密林  
蔽逕。路。麋鹿走郊。壙。鳥雀窺窓戶。故不  
讀詩而多知。艸木禽獸之名。雖然。如揚  
州之鶴。解語之。蒼。未嘗知之也。越之新  
鴻者。在稱風流之仙都。廣廈櫛比。層樓  
崖峩。絲竹如沸。歌舞雲起。遨遊此間者。  
日費萬錢。如其地位。則瀕北海。八千八  
水。合流而朝海。七十有四橋。卧波而蘸影。  
八百八家之花。送靈麝之香。且越多生



女。新瀧又為其洲藪。衆娃粲然為羣。猶  
 牡丹与芍藥。駢莖海棠與木蓮。接枝紅  
 瓣。白葩重疊錯雜。鬪妍爭美。以故飲酒  
 之筵。鬪茶之席。必聘妓。觀者賞月之客  
 亦莫不携妓。蓋花依妓而添艷。月依妓  
 而加光。地亦依妓而致繁華也。予自移  
 籍本地已六年矣。故聊輯錄所見聞。題  
 曰新瀧雜記。如其真呆妙趣。豈山人之  
 所能解乎。應自有其人矣。  
 時明治十八年乙酉晚春也  
 耕山岡田有邦自題

藤井蘊齋曰、僅僅一  
 百餘言、可充一部新  
 瀧志、

新瀧雜記卷上

越之新瀧大馬頭也、古名  
 舟江、居本邦五港之一焉、  
 信濃川、自信濃來、合八千  
 八水而注海、極便于舟楫、  
 船舶輻湊于川口者、帆檣  
 林立、欸乃之聲、日夕不絕、  
 街衢縱橫、井然如碁格、控  
 信川為渠、豎三橫五、以界  
 坊架、一百三十餘橋、植數  
 百千株、柳翠影毵、毵、可  
 上二



渡邊澳村曰方今到處有所謂不景氣之嘆日費方錢如豪客其人蓋有之矣吾未見之

漁村曰所貴乎妓者在色容與枝藝耳言語之不雅抑末也何足深咎  
蘊齋曰僕亦取其色言語之卑俚不問而可也靜軒漁村二子之評確當矣

蘊齋曰余戲評本地之妓云古街之妓如牡丹天香國色且種富貴之園中毘沙門

遮中日光可下以避暑熱舟行其間使人下人為汴河之想矣遊人士女畫舫笙歌日費萬錢視之三四都亦不甚讓也  
往時寺門靜軒著新潟富史森春濤著新潟竹枝而富史為祝融氏之所奪坊間纔見蠹餐餘耳頃者清客王治本亦有舟江雜詩之著余亦仿龔著新潟繁昌記一卷此外紀述寥寥

越多矣  
京師女郎唯土語之不雅則趙璧微瑕也靜軒新潟富史有言曰西施生於越真如生於蜀音吐必不齊魯吳王猶亡國明皇亦覆天下舌豈害色乎可謂確言矣  
本地青樓中人分色妓藝妓二種色妓但薦寢席而已藝妓擅歌舞侍酌侑醉



寄附之妓如麗春其  
色雖美品甚劣宜為  
旗亭茶肆園圃之觀  
寺坊則如木槿不過  
為野人籬落中之物  
耳有客謂余曰子評  
古街之妓以比花玉  
則無天下出于越妓  
之右者耶余曰否否  
未也嘗評兩京之妓  
謂東京如梅巷西京  
如海棠梅花則其品  
清高其韻飄逸可以  
立君子之門墻可以

然不能為房裡之樂也色  
藝聚居以古坊為第一寄  
附毘沙門二坊亞之居寺  
坊者唯色妓而已  
古坊一帶半妓居紅樓夾道  
廣廈連甍向夕燈火星繁  
笙歌雷沸遨遊其間者車  
馬如織鞦韆之聲徹且不  
絕煙花之盛風月之美以  
及色藝之精妙衣飾之麗  
都三府遊郭亦不過之也  
寄附毘沙門兩坊舊待船客

裁高士之園林海棠  
則膩脂濃林曉粧逞  
媚可以植王侯之階  
庭可以傍才人之書  
窓其品雖讓於梅花  
自有風韻不可掩者  
若牡丹則有天然圖  
色而未免薰培之氣  
何能比梅巷中海棠  
雖然是皆名花未遽  
易軒輊也不知余之  
月旦果當否客曰當  
矣  
坂口五峰曰藝妓亦

而開場今則為一區之妓  
院然歌舞之風趣服飾之  
模樣以及容姿音吐比之  
古坊妓女則有妃嬪與媵  
嬪之別云  
寺坊隔一水多寺院故名焉  
娼妓至夜間皆靚粧炫服  
列坐肆頭客有見而悅者  
即留宿焉頃讀精華堂刊  
新鴻才人詩有三浦鳩村  
一絕甚逼真境其詩云後  
頭娼戶前頭寺一水中分



可為房裡之樂唯非  
富貴子弟風流才人  
不能知其趣耳  
蘊齋曰所以破戎杜  
多之多  
又曰越女以容色名  
于天下久矣兄先敘  
其藝者何哉  
小崎藍川曰新瀉之  
妓歌舞甚拙畊山却  
為所表社歌舞僕未  
能信也  
蘊齋曰經王何者有  
此艷福不知酬之果

本地之妓其所長在歌舞絃  
竹次之而其操二十五絃  
者則寥寥無聞矣蓋以調  
高而無相和者故與頃者  
瞽師左久者自東京來其  
人善彈琴衆娃靡然學之  
妓風漸向于上位云  
寺坊有經王殿妓錯認為月  
下冰人修福者朝夕不絕  
每歲以六月二十二日為

以何福  
蘊齋曰今日豈有此  
事  
五峯曰空囉喧囉可  
厭而俗人以為豪舉  
可笑  
漁村曰往時或然今  
日豈其然乎哉

賽會士女游觀熱鬧雜遘  
治服盛粧結隊相翺翔或  
云邂逅相遇適我願定情  
於其間者多  
開歲二日妓盛粧衣飾鬪美  
官商相和以祝歲首謂之  
空囉各樓之繁華以此時  
為極矣聞本日妓粧舉體  
一新纔不脫皮豫裁之於  
客歲中紋理染色極費工  
夫競取時樣走人京師託  
織造所歲言將暮脚力窮



蘊齋曰所謂前門禦  
狼後門進虎者

情

日力爭刻致之其最快者  
賞之數金照遲速賞有  
等差云  
之以巴一顧脂粉則  
猶狂蝶暮花終欲移于家  
庭專中春色然風雨嫉花青  
帝猶不能制也况於人乎  
聞妓落籍多得之於豪農  
鉅商拉去收別莊則已矣  
或畜之坊丹為外宅則騙  
主而養雛妓陽稱助生理  
陰謀自恣矣狎客情郎窺

又曰其顏可愛其心  
可惡僕若他日得志  
寧欲營山莊閉置之  
呵呵

藍川曰春翁竹枝有  
溷了瓠犀三十六中  
人資產百城傾向此  
實錄也

妓

隙而進妓乃得縱意於其  
所愛不得拖鬼胎是本地  
之恒例也  
之涅齒亦得於豪客以為  
一在之名譽衣飾一新錦  
繡盡美大開壽宴觴客餉  
層餅樂籍中是為恒例壽  
儀之腆大抵及千金云  
坊無處不中脂粉樓樓無時  
不絲竹燕歌之聲過巫山  
之雲趙舞之影欺章臺之  
柳使下人為遊於仙都之想



藍川曰聞近日清商  
寓本地者釀酒獲奇  
利外人狡獪真可憎

漁村曰狀得妙

蘊齋曰解語之花與  
無語之花一時並開  
可謂一大奇觀矣但  
恨近日無解語之花  
勝無語之花者耳  
又曰此館而閱書畫  
會何等裂風景後段  
唯有拉妓往觀焉數

秦淮之情莫揚州之風流  
亦不如本地也

本地

他方而自雪白金剛為北越  
第一矣又自羽州大山來

者極美不讓丹釀

小

千谷多製縹緋在謂之越  
後縮其薄如蟬翼而不粘

于體最為佳品矣盛復眾  
娃新裁為衫宛如宓妃著

較綃出洛水也

本地

有游園稱白山公園多

植花樹以供游觀南園之  
候梅蕊咲桃李綻紅櫻媚

海棠醉牡丹芍藥取次占  
春北地則花信不能應曆

二。十。四。番。一。時。開。落。及。花  
候。衆。妓。爭。游。觀。蓮。步。生。香

柳腰翻風與群芳鬪艷於  
一園中三春之行樂莫盛

於此時矣

園中有燕息之所稱偕樂館  
時開畫之會或張送別

之宴游游客常不絕館臨蓮

園  
中  
有  
燕  
息  
之  
所  
稱  
偕  
樂  
館  
時  
開  
畫  
之  
會  
或  
張  
送  
別  
之  
宴  
游  
客  
常  
不  
絕  
館  
臨  
蓮



語又纔不腐

蘊齋曰僕嘗有詩其  
一聯云古松寸許龍  
鱗古新竹尺餘鳳尾  
新蓋亦實事

暮

池夏秋之交最佳錦雲爛  
燥潤香襲衣遊人追必候  
拉妓往觀焉冶容艷態兩  
不相讓矣  
暮靄抹一百三十餘橋街燈  
照二百四十餘坊每坊張  
夜市士女雜道而古坊殊  
為盛矣花師爭搬來花卉  
謂之草花市奇花異草淡  
紅濃紫千嬌萬態四時無  
不春風矣  
沿渠而植柳千枝罩春夜之

盛

烟萬條遮夏晚之月時繫  
載妓舟柳依妓而添色妓  
依柳而加艷裊裊娜娜互  
鬪其腰肢矣  
夏則載妓趁涼信川一帶  
微波皺紗碧水凝藍脂粉  
之香惱河伯綠竹之恣動  
龍城至夜則燈火可點倒  
射水底恰如衆星隕來浮  
沈于波間也納涼士女集  
水濱爭撲飛螢長袖飄風  
紈扇映月涼味與遊趣合



漁村曰當是時遽使  
頌褚幣數張則其病  
頓愈矣其效豈是寶  
丹之類  
蘇川曰此評先得吾  
意  
蘊齋曰丹釀之未發  
聖者被之以州薦故  
東京之俗亦呼之被

薦與此同名異物因  
憶世間同其名而異  
其實者頗多有非寡  
婦而稱八百八孀者  
焉有肉食妻帶而稱  
僧者焉然商賈而稱  
官吏愚氓而稱尹長  
者吾未聞之也若使  
夫子生于今世將不  
遑正其名也  
藍川曰醜俗可厭不  
可无矯正策

娼妓之厭客者受身值而不  
許狹斜之常態也本地之  
娼妓不然若厭客則推病  
而去鴛母不敬尤客亦不  
得怒顧比之使客通夜守  
空房則其情有可恕焉  
非娼妓而密鬻春者有焉  
謂之被薦所謂私窠子是  
也、不詳其昉於何時代又  
不知依何典故名焉蓋潛

伏韜晦而不顯其形影之  
謂耶粧姿如處女而尚有  
可眷戀之妖態是以其盛  
頡頏於色妓云  
似娼而非娼似孀而非孀者  
謂之後家蓋過嫁期而失  
良媒月下冰人不省者是  
也故剃眉涅齒守空房與  
寡婦一般邦俗呼寡婦為  
後家故亦以彼名此耶古  
有八百八孀之稱其盛可  
想矣聞昔者無有娼妓寡



婦無依者陪酒奉情是為土妓之起本而後家之名

狹

斜樓主十之九為婦女而亦有如主翁者或有客誘樓主者不敢尤想有所謀而然也歟閱崔氏教坊記云蕪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逐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故得其速醉多飲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飽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

澳村曰京妓淡粧越

妓凝脂粉作者謂之

擬京樣吾不信

蘊齋曰予嘗日本地

之妓稱襦妓蓋以東

京其頭髮西京其衣

飾而別帶一種之土

風似賴政所射怪鳥

故也

五峯曰非東京非西

京纔是新瀉之妓譬

本

妻者為五奴自蕪始乃如彼主翁亦五奴之類也地之妓其粧飾古與京都女郎一般今則專擬東京然就熱公冷即越女之本色也忍呵責執情實者無有焉雖然渠亦人也豈皆無情者哉不以禍福後蘭質不以死生渝蕙心者亦復有焉土俗却目為花風有病而嘲之是其所以致無有也



如李詩者，唐宋各有其長，而拘門戶之見者，揚彼抑此，一意模倣，必期逼有不知其捨性靈，尚格調，是明人之所以多偽詩也。漁村曰：越女入東京，其價倍蓰焉，蓋以其性輕嫖，能接客也，京妓不然，一意撰客，以為趨舍，所謂居養之所使然，固不可誣也。蘊齋曰：妓之多情，與婦之不好，各非其本。

色也，反之者，則受嘲，固其理。

五峰曰：菱湖詩題目，夜自寶珠津掃柳原，村途中即目，蓋在越中時作也，非指新瀨。

七月七日，各坊製一大燈，數人舉，移插鼓，取勢闔肆廢市，排宴，觴客，晝間用山棚，代燈，夜分，殊雜道，人影闐街，鼓聲轟天，循行坊市之間，遂出海濱，而罷，謂之港祭。祭住吉神云：然祭者，蓋名耳，其實出浮圖氏，孟蘭盆之說，漢土所謂燈節之類也。本地之俗，中元張燈，稱照祖先，冥途夜中展墓，此夜男

女結隊而踏歌，謂之盆踊，喧嘩雜遝，徹旦，以其蕩人，心上為官所禁，今則斂影矣。卷菱湖有一絕，可以徵古，其詩云：幾隊花燈掛半空，歌聲笑語月明中，朦朧頭古墓無人祭，一點秋螢照露叢。金陵名妓李十娘語：余澹心言曰：兒雖風塵賤質，非如淫蕩者流，學夏姬河間婦也，此言誠有道理，雖非好



蘊齋曰佳人薄命才子時蹇千古一大恨事栖栖於風塵中者豈獨此妓而已讀到此不覺大息又曰忘其名信可惜蓋今猶揭籍否五峯曰世有如十娘其人者則余將不厭為情死而耕山却忘其名竟無情男子

烟

淫蕩者亦不得已而栖而忘其名惜哉  
烟花場必有稱幫間者而助酒興媒紅情如本地雖則無如徒教客不飽遨遊也蓋越女天質艷麗加以歌舞超妙花顏柳態置人於春風中是其所以不須幫間也  
孫氏北里志曰多有遊惰者於三曲中為諸妓所豢養

必號廟客於本地絕無如此事而僅有之不能其全終始也

白

山祠傍枕信川有酒肆稱延壽亭青松蔽門碧波蘸欄劍峯角巒當窓呈秀水光與山色映盃盤間小妓舞大妓謠漁唱棹歌松籟入琴徽晚風吹水涼氣透簾使人為坐廣寒宮裡間霓裳羽衣想真為納涼第一之地矣



蘊齋曰素田碧海信  
可慨

白山祭典為春秋兩度而秋  
時殊熱開妓盛粧衣飾闐  
美千艷萬嬌結伴賽神紫  
袖飄鸞錦帶曳霞羅織張  
碧髮履鳴玉顧眄翔翔賽  
唯託名而已

東帶信川北面於海有行  
樂場稱毘沙門坊酒樓連  
軒娼婦聚居焉復秋之文  
商舶輻輳遊客麇至絃聲  
鼓韻日夕不絕古有蓮池  
起亭于其中客追巷候聘

藍川曰日和山俗甚  
僕欲呼做晴臺不  
知道否  
蘊齋曰數字日和山  
之景尽此矣

採蓮之圖云今則無矣  
北瀕海有小丘俗呼日和  
山設露臺探張商舶謂之  
船見臺佐山可撫信水可  
掬與羽之山隱約上掌回  
首街市聚眉間有樓青  
帘高揭以待遊客客携妓  
至此度舞一曲彼戰豁拳亦  
行樂之一場也  
寺坊之西稱大畑坊有酒肆  
二一曰行形亭一曰堀田



漁村曰依山築園地  
形已得宜矣而酒之  
芳烈魚之鮮美亦與  
東京八百善之調理  
相伯仲  
五峯曰行形亭園池  
之上有西湖柳一株  
傍構小亭翠影籠簾  
清邃可愛頃日往遊  
則見大閣巍然俯臨  
池水雖有壯宏之觀  
大損風致俗人強解  
事者往往如斯

樓搭起數榭待客松樹為  
林奇草異木春華夏秀庭  
園之勝為本地第一矣遊  
客携妓而至松韻和絃聲  
空翠滴紅衣別有風趣焉  
向夕懸燈數千奪嫦娥之  
影自遠望之疑星宿聚于  
林端也  
大畑坊之後有丘安穀神祠  
松柏蔽堂宇甚幽邃娼妓  
日賽猶與漢土祭中白眉神  
一般前時春夏之交割烹

漁村曰夜間有柳陰  
引袖之白鬼可不戒  
哉  
蘊齋曰過譽所謂出  
墨池上雪山者  
五峯曰鯁魚價賤而  
味美尤可入吾輩貧  
士之口

家就祠側起棚青帘招客  
今則漸衰矣  
寺坊或稱脫奔巷纒隔渠有  
寺院故改稱之青樓連檐  
娼妓招客繁華亞古坊沿  
渠而植花樹楊柳舟行其  
間香芬襲人翠色滴衣使  
佳人添一層之艷  
春風始暖堅冰既泮漁人網  
就鯁魚觀者麇至於酒肆  
烟罩海濱起棚風帘飄雲芳  
烟罩海嬌客拉袂來笑



語紛劇綺羅成叢地轉沙  
漠境閑佳麗亦為遊春之

西風吹荻蘆秋水浮寒光鱖

魚初上漁舟爭先下網銀

鱗刺潑士女往觀恰如楚

人競舟於汨羅或有客之

載妓觴舟中而水色和嬌

歌紅塵中生紅塵外之清

趣焉  
魚初上網者謂之初魚以

尺論價一尺抵二十金方

藍川曰善狀

五峯曰蟹之大者謂  
蟹場蟹亦他邦所以  
也其味尤美比之東  
京車蝦更優幾等

俗之結習猶東京於初松

每朝近郊農民擔來野蔬張

露店販之謂之朝市蔬菜

皆帶郊野之露氣甚貧清

鮮也漁人亦搬來魚蟹鬻

之銀鱗潑刺蠚蝦跋扈其

新鮮纒離水耳沽者手籃

上十四

本地人力車每車繫數鐲於

而論其價市中囉

睡云亦至一洗海棠之餘



蘊齋曰八字形容得妙

五峰曰春翁亦有詩云故國青山不得回此間松蓋斷碑苔招魂壇上淚如雨血肉進香千里來讀之使人感愴

漁村曰淫奔之俗不可無矯正汰

背後車轉轉鑿鑿鳴  
使人為遊仙之想森春濤  
有詩云雲帷半捲佩環鳴  
有女同車朝玉京徐自木  
聲樺香裏去遊仙一夢出虛

常盤岡有招魂社祭戊辰之  
役死王事者紫幕深垂以  
護忠魂華表高聳以表義  
名使一人肅然起敬每祭連  
二日晝奏樂夜揚火戲  
觀者自四方集有摩轂擊

往來似織嗔咽重沓無立  
錐之地其繁昌與白山祭  
禮伯仲焉  
本地不許色妓濫出郭外也  
近有犯禁冒入歌筵而蒙  
罰者清客王治本有詩云  
命是錦雲堆裡仙生來薄  
命總堪憐風流底事干官  
怒錯抱琵琶上舞筵  
北山淨光寺北越名利也舊  
在鳥屋野明曆中始移本  
地順德帝北巡駐驛



蘊齋曰倒枝竹到处  
有焉何足奇但土人  
抵死佞鸞宗則可謂  
奇之最奇者矣然則  
其奇不在彼而在此  
耳

此寺賜宸翰及御製  
歌今猶見存又有稱鸞公  
倒枝竹是為北越七奇之  
一矣啓龕之時士女雲集  
嗔咽于山門焉  
真城院有二開士像眾娃爭  
賽地藏香火無虛日觀音  
則雕棟丹剝寶帳塵封不  
復見中賽之者也蓋女子奉  
觀音諸方一般而此獨舍  
此媚彼余不知其有何因  
緣而然也

漁村曰聞此等女子  
往往鬻色街頭遇人  
輒倉皇曳尾而去何  
等獸行

酒樓皆以蓮藕充下物清客  
王治本曰蓮實藕片最是  
佳品東京人未有生食者  
今新瀉咸以供客與吾邦  
今又其賞美色香呆稱三  
絕  
商家之女子跣足褰裾以紅  
襪結兩袖手提籃復盛白  
雪秋盛青豆行賣之土音  
溫柔甚可愛矣  
地宜柳皆高大沿渠駢影使  
人步履階堤之想最可於納



蘊齋曰此篇引古今人詩多矣僕以此詩為壓卷  
 五峯曰本土無所謂八百八樓蓋從八百八孀轉來也才人逞才往往杜撰至此人唯震鴨涯之名而不議焉耳  
 又曰細膩風光耐久尋思所以傳唱一時唯揚州留一夢五字凡率頃讀五山堂詩話方知三年留一笑

靜軒新瀉富史載柏木如亭  
 涼似水披簾七十橋風  
 入渠流曲通八百樓  
 絕云柳梢眉月夜微濛江  
 涼賴鴨崖曾遊此地留  
 詩二首其一云八千水  
 歸新瀉七十橋為六街  
 海口波平吞湊船沙頭草  
 軟受遊鞋芒顏柳態令人  
 艷魚膾蟹螯開酒懷莫道  
 揚州留一夢此間何恨骨  
 長埋

之誤也

又靜軒詩云八千餘水合走  
 洋七十多橋分界坊人居  
 稠密何熱鬧商帆輻湊自  
 四方絲色鼓韻際晚轟歌  
 吹之海脂粉鄉嬌模嬌樣  
 嬌紅粧坊中多半是女郎  
 就中有種老娼妓所謂八  
 百八孀家孀孀婦淡粧娘濃  
 抹嬋娟鬪媚綺羅香洞房  
 春暖鴛鴦被流連莫箇不  
 倒囊誰憐老客情况冷且  
 呼一盃潤枯腸孤枕支醉



藍川曰龜井算略全  
歐西算法而更便者  
惜世少知之

往時龜井津平者受算法於  
百川氏某別立門戶是稱  
龜井算又曰百川流乘除  
之法比世所用極簡本地  
之人至今皆用此法妓亦  
學之云

新瀉雜記卷上



